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五回 簾掩蝦鬚曲廊小語 茗焙雀舌書舍怡賓

卻說劉其光送了王定侯走後，心裡記掛著那天少年的話，便去拜訪過幾次。卻總沒有見著，反被門房中人吆喝了幾聲。心裡想道：「這算是什麼話兒呢。橫豎部裡又不是我姓劉一個人，便有變動，也不犯著一人忙著啊！」從此卻懶得去了。只是先天的廉恥總敵不來後天的利害，過不得三四天，心又軟下來了，腳又癢起來了，雖沒有齋戒沐浴，卻少不得下氣低聲的又去了。

只見一帶粉一般白的崇垣，繚繞連續足有半里許長，遙望著幾棵合抱不交的老榆蔭下現出個大門來，便聽得鞭聲一響，車已停在個高大華貴的門首。自己那當差的跳下車來，向車窗內問了聲，便一揮雙靴，向門內投帖請見。其光在車中足候了半點鐘，才見一個俊俏華服的人隨著自己當差出來，冷冷道：

「這就是劉先生麼？」其光忙跨下車來，躬身說了個「是」字。

那人瞧了一眼，回身說道：「爺說請先生外書房坐呢。」其光便鞠著躬，跟著進去。

進了門，便是個大天井，兩邊水磨磚門角砌就的迴廊，兩棵參天拔地鬱如華蓋的槐樹，把滿院遮得陰沉沉的。過了天井，從西角門進去，卻見崇階幾級；碧瓦雙甍，一色福建油漆十八扇的冰梅長窗。窗外一帶短欄，高不及三尺，卻是雪白礮石雕就的。屋中鼎彝瓶■，精雅古樸。那中間設著的供桌，比平常人家屋子還大。中間懸著個匾額，綠地金文，寫著「世恩堂」

三字。繞過了迴廊，向西一折，便是個垂花門。門內花光樹色，一片清幽，卻從萬綠叢中露出一廬精舍。那人引至門側，另有個清俊僮兒接了出來。那人向著他道：「兄弟，這是財政部劉先生。爺吩咐在這兒候著呢。」僮兒將其光瞧了一眼，便道：

「既爺吩咐著，請裡邊坐罷！」說完，引著其光進去。見鴛鴦鼠須，案鑲青玉，鸞箋鳳鼎，壁鑿紅梨。正中懸了個紫檀橫額，用雜玉嵌著「綠瘦紅肥之室」六字。覺得心聞古香，神遊靈境，禁不住暗暗讚歎。

僮兒送茶來，笑道：「爺每日須四點鐘到外書房來。時候還早多呢。」其光一壁答應著，一壁向書案邊坐下。見案上金鑲玉鑿，沒一件不是只應天上難得人間的文玩，便摩挲了一回。

隨手檢出本書來，見書面上簽著《催妝小稿》四字，下署著「懺庵」二字。知是當日老太爺南遊海上的本事詩遺稿，句香字豔，七絕居多。有一首道：

樓外笙歌樓上人，投壺六博伎如神。

連宵贏得鴛鴦佩，燈底含羞語未真。

心裡想道：「此老風情不減年少，怪不得他兒子是風流俊美的呢？」

看了回詩，還沒見主人出來。正眼覷著一帶蝦鬚簾，忽見簾外人影一閃，接著格的一笑，便有女子聲氣低罵道：「該死的，又作怪了！告訴爺去，看不揭下你皮來。」一個小廝聲氣的也笑道：「好狠心的妹子！前兒誰給你買了手巾兒、香水兒來？過了河便罵起舟子來了。要不是給我個甜兒，看以後還給你腳跟打著屁股的跑呢。」那女子啐了一聲道：「誰喜歡你這些呢。前兒那香袋兒被二姨娘見了，迫著問那兒來的。我沒得回話，只好扯謊說舅舅從蘇州來，帶著這個送給我玩的。不這樣說，早兜不了走呢。」那小廝冷笑道：「什麼大姨二姨的，左不過是同我們一樣罷了。烏鴉兒飛上梧桐樹，便自己算是鳳凰了。不要給我各腦兒說出來，看誰臊著皮呢！」

兩人原不防書房裡有人竊聽著，正在那裡切切私語。忽聽遠遠一個人直走過來，跌著腳低罵道：「你們講些什麼，爺聽見了還想有命麼？」說著向屋內指著。兩人嚇得不敢出聲，飛奔著跑了。其光在窗內聽著，暗暗納罕。卻好簾子一響，方才的僮兒走了進來，面上兀是紅一塊白一塊的。其光明知為那話兒，卻只做不知，故意翻著那冊《催妝小稿》，贊一回歎一回的點頭低誦。那僮兒面上才慢慢的勻淨了，卻一聲不響的站著。

其光有意沒意的問道：「你們爺呢，快出來麼？」僮兒笑道：「總差不多罷，你老不見鍾上還沒到四點麼？」其光原已候久了，卻只得忍氣坐著。想：「既候了這許久，犯不著就走。」

一面想，一面翻著書，其實那裡有心思看他一個半個的字兒。

又一回，聽得院子裡有腳步響。想是來了，忙立起身來。

卻見個十七八歲的丫鬟打著簾問道：「劉老爺沒走罷。爺說煩再候一刻兒，就出來了。」其光見那丫鬟穿著件淡墨色花緞的銀鼠襖子，淡墨色窄管三鑲褲子，拖著根大根辮兒，俊俏甜淨，迥非凡態，便知道是貼身侍奉的，忙笑說道：「請回你家爺說罷，既專誠來得，那裡就便想走。多候幾時也不打緊，請他放心盡從容罷。」那丫鬟看了其光一眼，像是很喜歡的樣子，回頭向僮兒道：「爺叫你好好侍候著劉爺，看茶看煙。有半點不是，叫你仔細著呢。」說完，將簾子一放，竟自去了。

其光聽了這幾句話，把「不耐煩」三字早忘了一半。重將那書翻著，又好一回兒，聽得院子裡有人帶笑說道：「候久了！」

其光知是少年聲氣，忙又立了起來。只見才來的那丫鬟，同著個衣飾一樣嫵媚無兩的丫鬟，兩面打著簾，那少年便不衫不履的踱了進來，笑向其光道：「勞駕了。這幾天怎沒來過啊！」

其光心想：「誰沒來過，不過始終給門上的攆走罷了。」心自這樣想，嘴裡卻那裡說得出口來，只得說道：「多天沒請過安，心裡記念得什麼似的。今天實在挨不住了，卻又來擾了清興。」

少年如同沒聽見的一般，自向個安樂椅上坐下。兩個丫鬟便一個裝煙，一個捧茶，一個左一個右的站在少年身邊。少年笑指個椅向其光道：「老劉，我們坐著談罷！」其光才坐了。

一個丫鬟從僮兒手裡接過盞雀舌茶來，送在其光面前。其光忙道：「姐姐放著罷，怎又難為了你起來。」少年隨便問了其光幾句，其光殷殷勤勤的答著，卻漸漸講到政界上的事情來。

其光乘間問道：「您前天講的部裡有什麼更動，這句可不是嚇著我玩的！」公子笑道：「我早知你那裡為專誠請安來，你橫豎會聽得就是了。」其光道：「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哩？」少年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你沒接過小香的信麼？他那裡總應有些確信啊！」其光聽了這話，便合意了一半，忙湊近一步，笑問道：「可不是他要出來麼？既這樣說，那更動的怕不止一部哩。」少年笑著罵道：「猾賊，偏是你乖覺，懂得這許多。前天叫你去做的事怎麼樣了？」

其光知他不喜歡講這些事，便不再問，承著他意志說道：

「事終沒有不成的道理，只論遲早罷哩。」公子道：「你快給我做去。多化幾個錢不打緊，只限一個月裡要拿到這東西呢。」

其光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！就略貴了些，難道我老劉這些也孝敬不起麼？」公子道：「送卻不要你送，只辦得須要周密些。不然，有點風聲到人家耳邊，又添頭添足的說得似什麼的了。」

其光唯唯答應著，又談了幾句別的話，便歡歡喜喜辭了出來。要知少年姓甚名誰，托劉其光的是什麼事？卻待在下慢慢的說來。真是：